

# 《巨赞法师全集》出版感言

朱 哲

巨赞法师(1908- 1984)爱国爱教,资深望重,为当代博通今古,驰誉海内外的奇才,佛教革新运动的先驱。他精研三藏,解行并重;文通六国,识见高远。青少年时期,就具有强烈的进步思想,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,与田汉相识,参加地下工作。抗战初期,高举义旗,揭竿南岳;转辗西南,主编《狮子吼》,宣传抗日,鼓吹救亡。湘桂告急,避难瑶山,协助瑶王李荣保伏击日军,歼敌百余,取得重大战果。胜利后多次赴港,蹈危履险,投身民主运动。解放前夕,满怀革新的壮志雄心,毅然北上,奔走呼号,首创《现代佛学》,力挽狂澜。几经艰辛,大雄麻袋厂终于开工,振新印刷厂的技工亦从沪上聘来。一时佛门朝气蓬勃,充满生机。成立佛教协会、佛学院,参加抗美援朝等等,法师苦心孤诣,殚精竭虑,鞠躬尽瘁,作出卓有成效的重大贡献。

1949年10月1日,巨赞登上天安门,参加开国大典,历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、中国佛学院副院长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佛教卷》主编等职。三反五反运动,麻袋厂倒闭,印刷厂停办,随着现代佛学社的改组,革新声浪就此僵旗息鼓。“文革”遽起,蒙受不白,身陷囹圄,七易寒暑,而丹心碧血,一以爱国爱教为己任,光风雾月,晚节弥坚。

巨赞法师笃志好学,知识广博,不论读经、读史,总是覃思精研,有触于怀,随笔札记,或作眉批,或参注行间,字梳句笺,钩玄撮要,斐然成章。法师天赋既高,思路又捷,读经笔记和艺苑遗珍中的文章,大都一挥而就,很少改动。很多人赞叹法师所以能下笔成文,得力于勤

读、勤思、勤记和超凡的悟性,方能得心应手,触类旁通。

前几年,笔者网罗散佚,搜抉残蠹,不自量力编成了《巨赞法师文集》及《巨赞法师文集续编》。出版流通后,深受诸山长老、广大信众和学者的欢迎,几年来不少读者反映:影印的读经笔记,字体有行有草,不易辨认,且不少文章无断句,阅读困难。爰循读者要求,将影印的三册读经笔记全部改为印刷体,繁体改为简体,没有断句的加上标点。并补充了《禅宗》、《论道德休假与文化脱节》、《论目前文化之趋势》、《论自得》、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诵释序》、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了义疏》序、《乐观法师奋迅集》序、《士行法师》、《先自度论》、《从禁止南岳进香说起》、《一支有力的笔部队》、《僧青年二三事》、《华南佛教二三事》、《把握着时代的青春》、《佛教在新中国》、《是人天师、得无量寿》、《西山吟啸集序》、《参礼祖庭记》、《人间何世》、《佛家之救亡抗战论》、《雁·燕·蝉》、《挽圆瑛长老》、《哭霭亭老法师》、《敬祝李重毅先生八十大寿》、《寄怀杜宣同志》等七十多篇诗文。还补齐了巨赞法师应竺摩法师之请刊登在澳门《观音》上的《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菩萨地第十五初持瑜伽处真实义品第四述记》及《如是斋窠启录》两篇文章。

去岁,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圆持法师,将私藏20多年的巨赞法师的80多万字手稿和不少名人给法师的亲笔书信提供出来,得以编进这次新版,使《全集》内容更充实,更广泛,更丰富。新版在《文集》原有的基础上,增加了“艺苑遗珍”和“禅修摄生”两大类。“艺苑遗珍”就是

这次新发现的文章,内有《对于解决中医基本原理问题的芹曝之献》、《保存在峨眉山佛教寺院里面的祖国医药遗产》、《试论王叔和》、《扬弃集》、《孔孟荀哲学研究》、《周易研究》、《五家学案》、《饶云杂录》、《潜夫论》札记、《老子》札记、《荀子》札记、《周易王韩注》札记、《周子通书》札记、对《中国哲学概论》之批注等等。“禅修摄生”内有《天罡指穴二十八法》、《峨眉指穴三十六式》、《四季摄生法》等等。为了便于读者识别,谨将这次改版本易名为《巨赞法师全集》。遗憾的是在“文革”浩劫中,再加上其它的因素,巨赞法师的遗物荡然无存。成箱累筐的遗稿也散佚殆尽。如这次发现的《周易研究》、《饶云杂录》都只有第一册,《周易王韩注》只有第三册,《如是集》只剩第四册。尤其可惜的是巨赞法师革新佛教的代表作——二十多万字的《新佛教概论》以仍是石沉大海,没有下落。很多书画墨宝,如毛主席的亲笔复信、徐悲鸿、关山月等的画也都渺无影踪,难以复睹!

由于年深月久,又乏保管,不少文字已被虫蚁侵袭,编者学力不足,不无鲁鱼亥豕之失,又难免分类欠妥,或次第失序。更要郑重声明的是“读经笔记”和“艺苑遗珍”所有文章或札记及“禅修摄生”中除《关于藏密的气功》和《禅修的医疗作用及其可能发生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》外,全都是法师没有发表过的手稿和自习用的原始资料,是编者擅自搜集出版的,如有什么问题或不妥之处,绝非法师之责也,诸祈鉴谅。

巨赞法师深入经藏,直达禅源,洞察时代机宜,不但善于承袭传统正解,抑亦善于开展未来新意。他笃信力行,锐意改革,所提出的“生产化”、“学术化”两句口号,确是革新佛教的真知灼见,指路明灯。法师常说佛陀教理,博大精深,宗教里面保存了许多文化遗产,可以整理研究,发掘其中有用的东西利益人民。在政协第二届三次全会发言时曾指出:“就宗教徒来说,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,就是要通过马列主义研究方法,把保存在宗教里面的宝贵材料发

掘出来,使它成为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力量。”在有些文章中,直言不讳:“佛学是个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平等真理,是解放人类理性的重要学说之一。”并说:“对佛教知道得越多,就更能体会佛理的正确。”一再断言:“在新中国,新文化高潮已经来临的今天,佛教,尤其是大乘佛学的真精神,还是对人类、对社会有所贡献的。”

法师思深虑远,内无所隐,外无所饰。中国佛协成立不久,随即隐退,自甘淡泊,除主管《现代佛学》,负责国内来信外,谢绝尘事,埋头书斋,专心作研究工作,希望能悟出“开展第三期大乘利国利民的理论”,进一步报效祖国。可惜的是风风雨雨,世路崎岖,难以建树,且又天不假年,赍志而没。今天,人们怀念巨赞法师,仍不免有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常使英雄泪满襟”,要为他老人家一掬同情之泪!

太虚寥廓,不少人揆情度理慨叹:法师才思俊逸,襟怀洒落,却总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,一展他的才华。法师一生坎坷,事多拂逆,这与他的真心论道,不避忌讳,宁可直言取祸,决不阿谀取容,不诱于誉,不恐于诽的个性也是分不开的。不管环境顺逆,不管人对事,法师始终坚持“敬守志,责自立”的处世原则,反对亦步亦趋,随声附和,他认为这会损害事实真相,影响真诚团结。他经常提醒同仁,做人必定要以信市人,出家人慈悲为怀,更要设身处地常为人家着想。讲信义,重然诺,别人有困难,不管相识不相识,法师总是解囊相助,仗义执言,甚至不顾个人安危。

巨赞法师一向重视人才的培养,他曾任教重庆汉藏教理院、厦门闽南佛学院,在南岳讲学时想开办华严大学,于桂平授课浔州高中,在北流执教无锡国专,在杭州接掌武林佛学院,无不循循善诱,因材施教,获得一致好评。对中国佛学院,法师关心更切,期望更大,他常说:新中国的佛学院,应该朝气蓬勃,有新的面貌,新的气概,能培养出与新社会、新时代相适应的知识分子。为此,提出四点建议“不要有门

户之见，要有比较考证的方法；要有新的工具——学习外文；要有新的观点——历史观点，发展观点；要痛下功夫，真参实学”。

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，巨赞法师所提的四点，开人正智，启人正信，切中时弊，深孚众望。50年来，中国佛学院的历届师生，宗教信仰、政治觉悟、文化水平，都在稳步前进。在理论上、修持上务本力樯，蒸蒸日上，各有成就，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毕路蓝缕，艰苦创业的一番心血。

巨赞法师纵横翰墨，淹贯古今，很多人都惊叹法师闻见博，识断精。法师对中医和气功，也很有研究，有独到的见解，很深的造诣，这也常为人们所乐道。他曾写过这方面的著作，提高了我们对祖国中医中药的重视，丰富了中医中药的知识。法师研究气功，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他认为气功也是一门生命科学，说“要从佛经研究中研究生命科学，生命科学的研究成绩，会提高人类的认识和智慧，有益于社会。”法师体格健壮，两目炯炯有神，三九严寒从不穿棉的，耄耋之年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齿不掉，红光满面，容颜焕发，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他的修炼之功，养生之道。

法师是1931年出家的，时年23岁。出家前他没有接触过佛经，在杭州出家后才开始阅读。1933年任教汉藏教理院，边教边学，旋回支那内学院，继续研究，夙兴夜寐，淬励奋发，短短三四年间，读经七千多卷，写下三百多万字的读经笔记，毅力何等惊人！与法师共事多年，深知法师为人的黄心川教授一再称赞法师：“忧国忧民，有胆有识；博闻强记，空前绝后。”

巨赞法师一向认为：只有新的社会制度，新的社会经济基础，佛教的改革才有可能，才有希望，否则只是空谈，只是缘木求鱼！大陆解放前夕，不少僧人不明党的宗教政策，怀着疑虑不安的情绪，纷纷出走。法难当头，惟独见高识远，悯时忧世念念不忘改革的巨赞法师，慨当以慷，甘冒不韪，毅然北上。因为他老人家一向坚信党的统一战线、宗教政策，深信佛教的真理契合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。当时很多人对

巨赞法师此举很不理解，有辱骂他的，有嘲笑他的，也有同情他、担心他的。对此，巨赞法师在《一年来工作的自白》中坦言：“我为佛教在新社会中，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来北京。”在1949年9月20日致法舫、印顺和道安法师的信中，更语重心长道出了他的苦衷：“二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，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？”护教之热诚，溢于言表！

又在法师读经笔记《觉海遗珠集》乙，续华严之部五十五条后面（见原《文集》中编P.1317）有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话：“阅此土华严著述竟，不禁涕泗盈睫，哀哉长夜，岂将尽为此等庸妄所障蔽耶？杜顺、法藏、清凉之遗绪笼统乃尔，吾将何以启发后人耶？倭奴淫暴，中原危迫，人理几希，吾复何所措施耶！哀哉！”从寥寥数笔的这段无限哀叹的按语中，我们也不难想见法师研读之精，参透之深。“倭奴淫暴，中原危迫”，法师此时心情又何等悲愤沉痛，“身在江湖、志在社稷，读经岂能忘国忧，出于内心，发自肺腑，法师不愧为旷世龙象，爱国爱教的典范。沧海桑田，世事多变；国际风云，起伏不定，环顾世界还不太平，居安思危，“闻鼓桴而思将帅之臣。”今当大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，缅怀先贤，追思遗泽，我们能不更加想念大智大勇舍身为法的这位老人家！

《全集》得以出版，全仗无锡无相法师、四川弘云法师、天津敬守存、杨秀珍居士及各界善信的大力赞助。管谦、刘盛荣、艳、时涛、张文凤、叶祝华、隆藏，暨江阴市佛协、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，亦给予多方面的帮助。难忘旧雨情、天涯若比邻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殷殷垂爱，不辞辛劳，慨任总顾问。黄心川教授字斟句酌，推本穷源，精心校勘梵文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惠赐墨宝，副会长学诚法师为本书作序，藉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。